



武門號卷9



辨證錄卷之九

清山陰陳士鐸敬之所著

松井家藏

大便閉結門

人有大便閉結者、其症口乾舌燥、咽喉腫痛、頭目昏暈、面紅煩躁。
人以爲火盛閉結也、誰知是腎水之涸乎、夫腎水爲肺金之子、
大腸與肺爲表裏、肺能生子、豈大腸獨不能生水乎、不知金各
不同、金得清氣則能生水、金得濁氣、不特不能生水、反欲得水
以相養、故大腸得氣之濁、無水則不能潤也、雖然大腸之開闔、
雖腎水潤之、亦腎火主之也、而腎火必得腎水以相濟、無腎火
而大腸洞開矣、無腎水以濟腎火、則大腸又固結而不得出、故
腎虛、而大腸不通、不可徒瀉大腸也、瀉大腸、愈損其真陰矣、此



等之症、老人最多、正以老人陰衰、乾燥火有餘、而水不足耳、治法但補其腎中之水、則水足以濟火、大腸自潤矣、方用濡腸飲、熟地二兩、當歸一兩、肉蓯蓉一兩、水洗、滲水浸一日、換水五次、水煎空腹服、一連數劑、無不通者、此方用熟地補腎、用當歸生血潤腸、用蓯蓉性動、以通便補陰、而非亡陰、於老人尤宜、而少年腎虛之輩、亦何獨不利哉、

此症用濡腸湯亦效

熟地當歸各一兩、升麻五分、牛膝三錢、水煎服

人有大便閉結、小腹作痛、胸中噯氣、畏寒畏冷、喜飲熱湯、人以為火衰閉結也、誰知是腎火之微乎、夫大腸屬金、金宜畏火之刑、何無火而金反閉耶、不知頑金非火不煅、所以大腸必得火、始能開闔、大腸者傳道之官也、有火則轉輸無碍、無火則幽陰之氣閉塞、其輸輓之途、如大溪巨壑、霜雪堆積、結成冰凍、堅厚而

不可開、倘得太陽照臨、則立時消化、非大腸有火則通、無火則閉之明驗乎、然而大腸本經不可有火也、火在大腸、則大腸有太熱之虞、火在腎中、則大腸無大寒之懼、倘腎中無火、則大腸何以傳化水穀哉、治法必須補腎中之火、不必通大腸之結也、方用溫腸開閉湯、巴戟天一兩、白朮一兩、熟地一兩、山茱萸一錢、附子二錢、水煎服、此方用巴戟熟地山茱萸以補腎、至陰之中、仍有氣、又用白朮、以利腰臍、用附子直通其腎、迅達于膀胱、則火氣至陽之薰蒸、陽回黍谷、雪消冰泮、何至固結閉塞哉、

此症用溫腸湯亦效

人有大便閉結、煩躁不寧、口渴舌裂、兩目赤疼、汗出不止、人以為火盛閉結也、誰知是胃火之沸騰乎、夫陽明胃火一發、必有爍乾腎水之禍、大便不通、正胃火燦乾腎水也、似宜急救息其火、

○但火性炎上、若以細微之水潑之、則火勢愈烈、而不可止、必得
○滂沱大雨、傾盆倒壅、淋漓澆灌、則燎原之火、庶几盡息、方用竹
葉石膏湯、石膏一兩、知母三錢、麥冬一兩、甘草一錢、茯苓二錢、
人參五錢、竹葉一百片、粘米一撮、水煎服、一劑火瀉、二劑便通、
改用清肅湯、玄參一兩、麥冬五錢、白芥子三錢、竹葉三十片、甘
菊花二錢、生地三錢、陳皮五分、丹皮二錢、水煎服、十劑大便永
無閉結之苦、前用白虎湯、以火勢太盛、不得已、暫救腎中之水
也、但石膏辛散、而性又猛烈、頻用多用、反致損耗真陰、真陰一
耗、則前火雖消、後火又將復起、况火之有餘、水之不足也、與其
瀉火、以損陰、何若補水以制陽之爲得、所以改用清肅湯、補水
以息陽火之餘燄耳。

此症用潤胃丹亦效
石膏五錢、知母一錢、玄參一兩、生地五錢、牛膝三錢

甘草五分、
水煎服

人有大便閉結、胸中飽悶、兩脇疼痛、嘔酸作吐、不思飲食、人以爲
火之作祟也、亦知爲肝火之故乎、夫肝屬木、木易生火、火旺似
宜生脾胃之土、土又生金、何至大腸無津、成閉結之症、不知肝
中之火、乃木中之火、半是雷火也、雷火最能爍水、試看連陰久
雨、必得雷電交作、始散陰霾、正爍水之明徵也、故肝火不動則
已、動則引心包之火而沸騰、引陽明之火而震動、火多而水有
不涸者乎、水涸而大腸安得不閉結哉、故欲開大腸之閉、必先
瀉肝木之火、則肝氣自平、不來剋土、胃脾之津液、自能轉輸于
大腸、而無阻滯之苦矣、方用散火湯、白芍一兩、當歸一兩、炒梔
子三錢、柴胡三分、大黃一錢、地榆二錢、水煎服、一劑大便通、二
劑肝火盡散、不再閉結也、此方專入肝以瀉火、又能舒肝之鬱、

蓋肝不鬱、則肝火必不旺、肝火一散、各經之火、無不盡散、豈獨留大腸一經之火哉、况方中原有地榆、又專解大腸之火者也、

此症用丹黃湯亦神
炒梔子丹皮各三錢、白芍五錢、甘草黃芩各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大便閉結、口乾唇裂、食不能消、腹痛難忍、按之益痛、小便短澁、人以爲大便之火閉也、誰知是脾火之作祟哉、夫脾乃濕土、得火則燥、宜爲脾之所喜、何反成閉結之症、不知土太柔則崩、土太剛則燥、土崩則成廢土、土燥則成焦土也、然而土焦非陽明之燄下逼、必命門之火上炎、二火合攻脾之津液涸矣、水穀之入、僅足供脾之用、何能分潤于大腸乎、大腸無津液之潤、則腸必縮小、不能容物、安得不閉結哉、治法須急救脾土之焦、又必先瀉陽明命門之火、始脾土得養、自易生陰、陰生而津液自

潤、何必通大腸之多事哉、方用救土通腸湯、玄參二兩、當歸一兩、生地一兩、知母一錢、厚朴一錢、升麻五分、大麻子三十粒、水煎服、二劑大便必通、減去大麻子與知母、再用四劑、脾火盡散、大便不再結矣、此方玄參生地、補脾土之陰、又是瀉命門脾胃之火、當歸取以潤腸、知母厚朴取其下行以解熱、升麻提脾土之氣、則陽升而陰自降、大麻子最潤大腸、而引火下行、不使陰氣上升正助、升麻以提陽氣、陽既升而陰又降、則津液無乾澁之虞、何患大腸之不通哉、

此症用助陰湯亦效
玄參當歸生地各五錢、知母一錢、牛膝三錢、水煎服

人有大便閉結、舌下無津、胸前出汗、手足冰冷、煩悶發燥、大嘯紅赤、人以爲大便之火閉也、然亦知是心火之焚燒乎、夫心與小腸爲表裏、未聞心與大腸有妨碍也、然大腸雖不與心爲表裏、

實與肺爲表裏、心火之盛刑肺、卽刑大腸矣。蓋大腸屬金、心火太盛、則心不能受、自分其火與大腸、而大腸又最畏心火、火盛爍金、可立而待也。雖肺能生水、肺與大腸、有表裏之關切、豈無津液之降、以救大腸之枯渴、無如肺先受心火之刑、自救不遑、親子如腎、尚不能分潤、安有餘波、以及兄弟、來救援大腸乎。此大腸之所以不通也。治法宜急瀉火、但徒瀉其火、無汪洋甘澤之降、恐不足以濟大旱之渴也。必須以大雨淋之、則旱魃之氣頓除、而河渠盡通矣。方用掃氛湯、黃連三錢、玄參三兩、沙參一兩、當歸一兩、麥冬一兩、丹皮一兩、瓜簍二錢、水煎服、一劑心火降、大便卽通、不必二劑。此方用黃連、以直解其心中之熱、然徒用黃連、不益之玄參、則黃連雖寒、而性燥、火雖解、而大腸之燥如故也。得玄參之潤、以勵勸黃連、則浮遊之火不特盡除、且潤得乎、所以一劑而奏功也。

○
以去燥、不啻如夏熱之時、忽得大雨、既去火炎、又沾浸渥也。至於沙參生陰、當歸生血、麥冬涼肺、丹皮涼腎、無非斷四路之氣、使其不來助心中之熱、加入瓜簍、使火存于心中者、盡隨濡潤之藥、下降而消滅之也。火滅水生、則大腸之炎氣頓掃、欲不通得乎、所以一劑而奏功也。

○
此症用散襟湯亦效
二黃連丹皮各三錢、當歸、麥冬各一兩、天花粉二錢、水煎服

人有大便閉塞不通、咳嗽不寧、口吐白沫、咽喉乾燥、兩脚冰冷、人以爲三焦之火旺也。誰知是肺經之火旺乎。夫肺屬金、大腸相表裏、最爲關切者也。肺火之旺、何竟傳入于大腸、不知肺乃嬌藏、僅可微火薰蒸、不可猛火煅煉、故一遇火生、卽移其熱于大腸也。且肺主皮毛、肺氣少虛、風寒襲之、則肺中正氣與邪氣相

新編金匱要略 卷之六

戰寒變熱而風變邪、肺因生火、自爍其津、肺與大腸既相唇齒、肺之津涸、大腸之液亦竭矣。治法但宜輕治肺火、而不可重施、以輕清下降之味、少抑其火、庶胃中之火、不來助炎、心中之火不來添旺、則肺火自散、陰液自生、大腸不必通、而自通也。方用抑火湯、山豆根二錢、黃芩三錢、麥冬一兩、天門冬五錢、當歸一兩、升麻五分、水煎服、二劑肺火清、又服二劑、大腸之閉開、再服二劑全愈。此方抑肺金之火、又不傷肺金之氣、肺金得養、津液通、而大腸潤矣。

此症用苓麻地冬湯亦效

麥冬二兩、黃芩、天門冬各三錢、升麻、甘草各一錢、生地五錢、

水煎服

人有大腸閉結不通、飲食無碍、并無火症之見、亦無後重之機、有至一月不便者、人以爲腎中之無津也、誰知是氣虛、而不能推

送乎夫大腸無津、固不能潤、而氣弱、亦不能行陽氣、一衰、則陽不能通陰、而陰與陽相隔、水穀入于腸、各消各化、不相統會、故留中而不下也、治法不可滋陰以降之、亟當助陽以升之也、方用升陽降濁湯、人參五錢、黃芪五錢、白朮五錢、當歸五錢、柴胡三分、荆芥五分、麥冬五錢、肉桂一錢、附子一分、水煎服、一劑大通、此方純是補陽分之藥、止麥冬當歸、少益其陰、則陽氣勝陰、始有偏旺之勢、又得附子肉桂、直入于至陰之中、引柴胡荆芥升、題其陽氣也、陽氣一升、陰氣立降、安能阻塞之哉。

此症用潤輸湯亦效

黃芪五錢、當歸一兩、川芎五錢、升麻五分、紅花五分、

麥冬肉荳蓉各

五錢、水煎服

人有大便閉結不通、手按之痛甚、欲死心中煩躁、坐卧不寧、似乎有火、然小便又復清長、人以爲有鞭屎、留于腸中也、誰知有畜

○ 血不散乎。夫畜血之症，傷寒多有之。今其人並不感風寒之邪，何亦有畜血之病。不知人之氣血無刻不流通于經絡之中。一有拂抑，則氣卽鬱塞不通，血卽停住不散。于是遂遏于皮膚，而爲癰，留于腸胃而成痛，搏結成塊，阻住傳化之機，隔斷糟粕之路。大腸因而不通矣。治法宜通大腸，佐之逐穢之味。然而草木之藥，可通無形之結，不能通有形之結也。血乃有形之物，必得有形相制之物，始能入其中，而散其結。方用抵當湯治之。水蛭三錢，剪碎如米粒大，炒黑。䗪虫二錢，各爲末。桃仁十四粒，研碎。大黃五錢，水煎調服。一劑而大便通，頓失痛楚矣。蓋大黃泄下其勢最猛，得水蛭、䗪虫、桃仁破血之味，相佐其破堅逐穢之效更神。此等閉結，不速通利，必有發狂之變。但何以辨其爲畜血之病乎？全在看其小便之利與不利耳。蓋畜血之病，小便必利。

以血不能入于膀胱之中，故膀胱之氣能行能化，無害其下出之水道耳。故見小便利，而大便結者，用抵當湯，萬無差謬耳。

此症用大黃散瘀湯亦神
水蛭炒黑三錢，大黃丹皮各三錢，當歸一兩，紅花二錢，桃仁十四個，生地五錢，水煎服

小便不通門

人有小便不通，點滴不能出，急悶欲死，心煩意躁，口渴索飲，飲而愈急。人以爲小腸之熱極也。誰知是心火之亢極乎？夫心與小腸爲表裏，小腸熱極而癃閉，乃熱在心而癃閉也。蓋小腸之能開闔者，全責于心腎之氣相通也。今心火亢熱，則清氣不交于小腸，惟烈火之相迫，小腸有陽無陰，何能傳化乎？小腸既不能傳化，膀胱何肯代小腸以傳化耶？况心腎之氣既不入于小腸，亦何能入于膀胱？以傳化夫水哉？治法瀉心中之火，兼利其

膀胱則心腎氣通、小便亦通矣。方用涼心利水湯、麥冬一兩、茯神五錢、蓮子心一錢、車前子三錢、水煎服。二劑水出如注、四劑全愈。此方補心之藥、卽涼心之藥也。在心既無太亢之虞、在小腸又寧有大乾之患。况又有滑利滲滲之味、以通其水、則心氣自交於腎、腎氣自交于膀胱、氣化易于出水、豈尚有不通之苦哉。

人有小腸不通、眼睛突出、面紅耳熱、口渴引飲、煩躁不寧、人以爲上焦之火盛也、誰知是膀胱之火旺乎。夫膀胱與腎爲表裏、膀胱必腎氣相通、而後能化水、是膀胱之火、卽腎中命門之火也。膀胱無火、不能化水、何火盛反閉結乎。不知膀胱得正火、則水易分消、得邪火而水難通利、蓋膀胱乃太陽之經也、太陽最易入邪、一入邪、而寒變爲熱、熱結于膀胱、乃邪將散之時也。邪既

○
將散宜火隨溺而泄矣、何反成閉結之症、蓋因邪將出境、惟恐截殺去路、故作威示強、屯住于膀胱耳、治法不必泄腎火、但利膀胱、則邪去如掃、方用導水散、王不留行五錢、澤瀉三錢、白朮三錢、水煎服、一劑通達如故、不必二劑、此方逐水至神、因王不留行性速善走、故用之以祛除耳、閉原在膀胱、利膀胱而閉自開、何用張皇輕投迅利之劑耶。

人有小便閉結、點滴不通、小腹作脹、然而不痛、上焦無煩躁之形、胸中無悶亂之狀、口不渴、舌不乾、人以爲膀胱之水閉也、誰知是命門之火寒乎。夫膀胱者、決瀆之官、腎中氣化而能出、此氣卽命門之火也、命門火旺、而膀胱之水通、命門火衰、而膀胱之水閉矣、或曰、小水之勤者、由于命門之火衰也、火衰正宜小便大利、何反至于閉塞耶、不知命門之火必得腎水以相養、腎水

衰、而火乃旺、火旺者、水無力以制之也、無水之火、火雖旺而實衰、無火之水、水欲通而反塞、命門火衰、而小水勤、衰之極者、勤之極、勤之極者、閉之極也、人見其閉、錯疑是膀胱之火、及用寒劑、愈損其命門之火、膀胱之氣益微、何能化水、改投利水之藥、轉利轉虛矣、治法必須助命門之火、然徒助命門之火、恐有陽旺、陰消之慮、必須于水中補火、則火生于水之中、水卽通於火之內耳、方用八味地黃湯、熟地一兩、山茱萸五錢、丹皮三錢、山藥五錢、澤瀉三錢、茯苓五錢、肉桂二錢、附子一錢、水煎服、一服卽如注、八味湯乃水中補火之聖藥也、水中補火、而火無大炎之懼、火中通水、而水無竭澤之虞、卽久閉而至于胞轉、以此方投之、無不奏功于眉睫、况區區閉結哉。

此症用行水湯亦甚效
熟地二兩、巴戟天、茯神、芍藥各一兩、肉桂二錢、水煎

服

人有小便不通、目睛突出、腹脹如鼓、膝以上堅硬、皮膚欲裂、飲食不下、獨口不渴、服甘淡滲泄之藥、皆無功效、人以爲陽盛之極也、誰知是陰虧之至乎、夫陰陽不可離也、淡甘滲泄之藥、皆陽藥也、病是無陰、而用陽藥、宜乎陰得陽而生矣、然而無陰者、無陰中之至陰也、陰中之至陰、必得陽中之至陽而後化、小便之不通、膀胱之病也、膀胱爲津液之府、必氣化乃能出、是氣也、卽陽中至陽之氣也、原藏于至陰之中、至陽無至陰之氣、則孤陽無陰、何以化水哉、治法補其至陰、而陽自化也、方用純陰化陽湯、熟地一兩、玄參三兩、肉桂二分、車前子三錢、水煎服、一劑小便如湧泉、再劑而閉如失、此方又勝于滋腎丸、以滋腎丸、用黃柏知母苦寒之味、以化水、不若此方用微寒之藥、以化水也、

論者謂病勢危急、不宜用補以通腎、且熟地濕滯、不增其閉濇之苦哉。詎知腎有補無瀉、用知母黃柏、反瀉其腎、不虛其虛乎。何若用熟地純陰之品、得玄參濡潤之助、既能生陰、又能降火、攻補兼施、至陽得之、如魚得水、化其亢炎、而變爲清涼、安得不崩決而出哉。或謂既用熟地玄參、以生陰、則至陽可化、何必又用肉桂車前子多事。然而藥是純陰、必得至陽之品、以引入于至陽、而又有導水之味、同羣共濟、所以既能在于陽中、又能出於陽外也。矧肉桂止用其氣以入陽、而不用其味以助陽、實有妙用耳。

此症用加生化腎湯亦神
熟地四兩、生地二兩、肉桂三分、水煎服

人有小便不出、中滿作脹、口中甚渴、投以利水之藥不應、人以爲膀胱之火旺也。誰知是肺氣之乾燥乎。夫膀胱者、州都之官、津

液藏焉、氣化則能出矣。上焦之氣不化、由于肺氣之熱也。肺熱則金燥、而不能生水、投以利水之藥、益耗其肺氣、故愈行水、而愈不得水也。治法當益其肺氣、助其秋令、水自生焉。方用生脉散治之。人參一兩、麥冬二兩、北五味子一錢、黃芩一錢、水煎服。二劑而水通矣。生脉散補肺氣以生金、卽補肺氣以生水是矣。何加入黃芩以清肺、不慮伐金以傷肺乎。不知天令至秋、而白露降、是天得寒以生水也。人身肺金之熱、不用清寒之品、何以益肺以生水平。此黃芩之必宜加入于生脉散中、以助肺金清肅之令也。

此症用麥冬茯苓湯
麥冬三兩、茯苓五錢、水煎服

人有飲食失節、傷其胃氣、遂至小便不通、人以爲肺氣之虛也。誰知是胃氣下陷於下焦、不能升舉之故乎。夫膀胱必得氣化、而

始出氣升者、卽氣化之驗也。氣之升降、全視乎氣之盛衰。氣盛則清氣升、而濁氣降。氣衰則清氣不升、而濁氣不降矣。若胃者多氣之府也、羣氣皆統之。胃氣之盛衰、尤爲衆氣之盛衰也。所以胃氣一虛、各經衆氣多不能舉、故脾胃虛、而九竅皆爲之不通、豈獨前陰之閉水哉。治法必須提其至陽之氣、而提氣必從胃始也。方用補中益氣湯、人參二錢、黃芪三錢、白朮三錢、當歸二錢、甘草一錢、陳皮三分、柴胡一錢、升麻五分、水煎服。一劑而小便通矣、再劑全愈。此方用參芪甘溫之味、補其胃氣、以升麻、柴胡從化原之下、而升提之、則清升濁降、而肺氣不虛、自能行其清肅之令、何至有閉結之患哉。

內傷門

人有好食肥甘烹炙之物、遂至積于胸胃、久而不化、少遇風邪、便

覺氣塞不通、人以爲傷風之外感也。誰知是內傷于食、因而外感乎。凡人胃氣若強、則土能生金、肺氣必旺、外邪不能從皮毛而深入也。惟胃氣之虛、則肺金亦虛、邪始能乘虛而入、然胃不能自強、必假飲食之助、故胃氣開、則食易消、胃氣閉、則食難化、食易消則胃強、食難化則胃弱、世人多食、本欲助胃也、誰知多食反以損胃乎。胃損則胃弱、胃弱則肺何能強、以外衛夫皮毛乎是邪、因內傷而入、非邪無引而直入也。治法烏可純治外感哉。方用護內湯、白朮三錢、茯苓三錢、麥芽一錢、山楂五粒、甘草一錢、柴胡一錢、半夏一錢、枳壳五分、神曲八分、肉桂二分、水煎服、一劑氣塞通、二劑全愈。此方乃消食神劑、又能祛逐外邪、且不傷胃氣、真治內傷感邪初起之良法也、所以二劑奏功耳。

此症用參茯甘桔湯、亦效

山楂十粒、麥芽人參、桔梗各一錢、枳壳甘草各五分

茯苓三錢、
水煎服

人有饑飽勞役、傷損津液、以致口渴舌乾、又感風邪、頭痛發熱、人以爲外感也、誰知是內傷于陰乎、夫人身非血不養、血足而津液自潤、傷血而津液自少、血少則皮膚無養、毛竅空虛、風尤易入、然風雖入于皮膚、而不能驟進于經絡、以陰虛而陽未衰也、陽與邪戰而發熱、故頭痛耳、治法不必補陽、補其陰血之虛、少佐之祛風之味、則陰陽和合、邪安能久留哉、方用養陰辟邪丹、當歸五錢、白芍五錢、柴胡一錢、甘草一錢、蔓荆子五分、川芎三分錢、天花粉一錢、茯苓三錢、水煎服、一劑邪解、二劑全愈、此方補血以養陰、則津液自生、原因津液之虧而邪入、津液足、而邪有不出者乎、况川芎蔓荆子能祛頭上之邪、柴胡炙甘草更善解紛之妙、天花粉與茯苓、善消痰利濕、引邪盡從膀胱而去、治陰

倘用攻于補陽之中、則陽旺陰消、邪轉熾矣、烏能速愈哉、

此症養津湯亦可用
柴胡半夏甘草蔓荆子各一錢、丹皮麥冬各三錢、玄参四錢、神曲

五分、水煎服

人有饑飽勞役、又感冰雪之氣、或犯霜露之感、遂至腹痛、畏寒、身熱不解、人以爲外感之症也、誰知是陽氣之內傷乎、凡人陽氣壯盛者、雖受冰雪霜露、而亦不懼、惟饑飽損其脾胃、勞役因其體膚、則臟腑經絡自先虛冷、此邪之所以易入也、雖有外邪、俱作正虛治之、况腹痛畏寒、尤是虛冷之驗、外身雖熱、內寒又何疑乎、方用加味六君子湯治之人參一錢、白朮五錢、茯苓三錢、陳皮五分、甘草一錢、半夏五分、肉桂一錢、柴胡一錢、水煎服、一劑痛止、而蕩其內寒也、倘疑身熱、而外邪之盛、純用祛風利濕之劑、則損傷陽氣、不啻下石勢、必變症蜂起、成不可治之症矣、

此症用雙桂湯亦效

白术五錢、茯苓三錢、肉桂甘草各一錢、桂枝羌活各

五分、水

煎服

人有懷抱素鬱、悶悶昏昏、忽然感冒風寒、身熱咳嗽、吐痰不已、雖似外感、誰知是肝氣不舒、因召外感邪。夫肝氣最喜條達、一遇憂鬱之事、則滯滯而不可解、正喜外風之吹動、則內鬱可舒、無如內鬱之甚、則木中生火、風火相合、而熱乃熾也、故感冒風寒、所以作熱、風火作威、肝不畏金之剋、反去侮肺、肺氣不甘、兩相戰鬪、肺又懼火刑、呼救于腎子、而咳嗽生矣、雖有津液、又爲肝中風火所耗、而津液變爲痰涎、治法自宜急散肺中之風、然風雖散、而火尤存、則火以引風、非救本之道也、尤宜舒肝之鬱、則火息而風尤易散也、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、柴胡一錢、白芍三錢、當歸二錢、甘草一錢、白术一錢、陳皮五分、茯苓二錢、炒梔子

一錢、半夏一錢、水煎服、一劑身熱解、二劑咳嗽除、三劑全愈、此方解鬱之聖藥、亦祛風之神劑也、直入肝中、舒泄其涇鬱之氣、鬱解而風自難留、加入半夏以消痰、梔子以退火、更能相助爲理、所以奏功益捷也。

此症用舒解散亦效

白芍當歸各二錢、天花粉香附各一錢、五分、青皮神

曲各五分、甘草

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忍饑受餓、腹中空虛、時遇天氣不正、時寒時熱、遂至胸隔悶塞、宛如結胸、人以爲外邪相侵、誰知是內傷其胃氣乎、夫胃爲水穀之海、雖多氣多血、然亦因能受水穀、而氣血始旺、故水穀多受而胃強、水穀少受而胃弱、今既饑餓強忍、則胃無水穀、胃火沸騰、遏抑之而不舒、則胃氣消亡、天時不正之寒熱、自易相感、乘虛入于胃中而不散、因現悶塞之狀、治法必須助胃弱、而

○使之強、則邪不戰而自退也。方用加味四君子湯、人參三錢、白朮五錢、茯苓三錢、甘草一分、柴胡一錢、枳壳五分、水煎服。一劑輕、二劑全愈。論理既感寒熱、自宜用熱藥以祛寒、用寒藥以散熱。然而用寒用熱之藥、必皆先入于胃。胃既空虛、寒熱相戰、必以胃爲戰場矣。胃弱何能堪乎？故寒熱兩有所不用、惟以健胃爲主、佐之和解之味、于補中散之也。

此症用和腹湯亦效

人參柴胡甘草神麪厚朴各一錢、白朮二錢、陳皮五

分水煎服

人有素耽麴蘖、日在醉鄉、忽感寒疾、不可以風、人以爲外傷于風也。誰知內傷于酒乎？夫酒醉之時、熱性可以敵寒、酒醒之時、邪風易于侵正、蓋酒能散氣、氣散則陽虛、而腠理營衛、無不空虛、邪所以易入也。故好飲之人、無不氣虛、氣虛而邪入、助其氣、而

○邪自出矣。方用補中益氣湯、人參二錢、黃芪三錢、當歸三錢、白朮五錢、甘草三分、陳皮五分、升麻三分、柴胡一錢、水煎服。一劑氣旺不畏風矣。二劑全愈。東垣先生制此方、以治內傷、而兼外感實神、以之治傷酒、而感冒風邪者、尤爲相宜。使不用此方、以升提陽氣、而專用祛風逐邪之味、則散盡真氣、風邪轉不肯出、必至輕變重、而重變死也。可不慎歟。

人有貪戀房幃、縱情色慾、遂至感冒外邪、傷風咳嗽、睡卧不寧、人以爲外感于風也。誰知內傷于腎乎？夫腎爲肺子、泄精過多、必取給于肺母、腎虛而肺亦虛、肺氣不能充于毛竅、邪卽乘虛而入、倘以爲外邪之盛、日用散風之劑、則肺氣益虛、腎水又來取資、是內外盜肺之氣、肺金安得不困乎？肺氣一旣困、不特不能生腎中之水、且反耗腎中之氣、遂至變勞變怯者比比也。治宜

○補其肺金、更補其腎水、使腎不盜母氣、則肺自得子援、子母兩旺、外邪自衰、不戰而遁矣。方用金水兩滋湯、麥冬一兩、天門冬三錢、桔梗一錢、甘草一錢、熟地一兩、茯苓三錢、山藥五錢、肉桂三分、白术三錢、紫苑一錢、白芥子二錢、水煎服。二劑睡卧安、四劑咳嗽除、十劑全愈。腎虛感邪最難愈之病也。以散邪之藥、不能直入于腎經耳。詎知腎虛感邪、邪不遽入于腎、仍在肺乎。散肺經之邪、仍補其腎中之水、腎得其益、肺又無損、正善于散邪也。

此症用增減六君湯亦效
人參熟地白术各五錢、甘草陳皮神麴各五分、柴胡一錢、茯苓三錢、肉桂三分、水煎服

人有防危慮患、日凜恐懼之懷、遂至感冒風邪、畏寒作顫、人以爲外感於風也。誰知內傷于心膽乎。夫恐起于胆、懼起于心、過于

○恐、則胆氣先寒、過于懼、則心氣先喪、胆寒、則精移、心喪、則精耗、精移精耗、心與胆不愈虛乎。心胆氣虛、邪易中矣。夫胆屬少陽、胆氣既怯、則邪入少陽、胆不勝任、故畏寒而作顫、倘再用祛風之藥、則耗損胆氣、胆耗而心氣更耗矣。心胆二經之氣耗、邪又何所畏、肯輕出于表裏之外乎。治法自宜急助其胆氣之壯、胆不寒、而心亦不喪、則脢力同心、祛除外邪自易易耳。方用加減小柴胡湯、柴胡一錢、白芍一兩、茯神五錢、麥冬三錢、甘草一錢、陳皮五分、水煎服。一劑胆氣壯、二劑心氣安、三劑風邪盡散。此方用柴胡、以和解胆中之邪、實佐白芍、茯神、麥冬、補胆氣之弱、而卽補心氣之虛也。二經得補、而氣旺、恐懼且不畏、又何懼于外邪哉。

此症用攸利湯亦可治
白芍五錢、茯神三錢、甘草半錢、人參各一錢、青皮五錢

分柴胡一錢水煎服

人有處得意之境、過于歡娛、盡情喜笑、遂至感寒畏風、口乾舌苦、人以爲外感也、誰知內傷于心包乎、夫心包乃膻中也、膻中者臣使之官、喜樂出焉、是歡娛者、正心包之職掌、喜樂何至相傷、惟喜樂太過、大笑不止、未免津乾液燥耳、夫心包護君、以出治乘機竊發、而邪易入矣、治法自宜急補心寧之氣、心氣既旺、心包亦必同旺、蓋國富而家自不貧、自然協力同心、以禦外、何至有四郊之多壘哉、方用衛君湯、人參二錢、白朮五錢、茯苓三錢、甘草一錢、菖蒲一錢、蘇葉一錢、半夏一錢、桔梗一錢、丹參一錢、水煎服、一劑津液生、二劑風邪散、三劑全愈、此方心與膻中均補之藥也、心與心包、原不可分治、內寧何愁外擾乎、

此症用滋生湯亦效
人參柴胡天花粉各一錢、巴戟天茯神白朮各一錢

甘草神麴各五分、肉桂三分、麥冬三錢、水煎服

人有終日思慮憂愁致面黃體瘦、感冒風邪、人以爲外感之病、誰知是內傷于脾腎乎、夫人後天脾胃、先天腎也、二經最不宜病、然最易病也、天下無不思之人、亦少無愁之客、但過于思慮、則胃土之氣不升、脾土之氣不降、食乃停積于中州而不化、何能生津生液、以灌注于五臟乎、甚矣思慮之傷人也、而憂愁更甚、蓋思則傷脾、憂則傷腎、腎傷則腎水不能滋肝、而肝無水養、仍剋脾胃之土、故憂思二者相合、則脾胃兩傷、而外邪尤易深入、欺先後二天之皆虛也、人至先後二天皆虛、其元氣之弱、爲何如乎、治法烏可散邪、而不扶正哉、方用脾腎雙益丹、人參一兩、白朮一兩、巴戟天一兩、山藥一兩、茯苓五錢、柴胡一錢、甘草一

錢、肉桂五分、山茱萸三錢、水煎服、一劑風邪全散、十劑全愈、此方補土之中、有補水之味、補水之內、有散邪之劑、有補之益、而無散之傷實、乃治憂思內損之神方、非止治憂思外感之妙藥也。

此症用復正湯亦妙
熟地白朮各五錢、柴胡、山茱萸、茯苓、丹皮各二錢、甘草一錢、山藥三錢、神麴五分、貝母五分、水煎服

人有動多氣惱、大聲罵詈、覺飲食坐卧、居處晉接、無非可怒之場、遂至感觸風邪、身熱胸滿、兩脇作脹、人以爲風邪外感、誰知是肝經內傷乎、夫肝性急、氣惱則肝葉開張、氣愈急矣、急則氣不能順而逆、作血不能藏、逆則氣不能舒而脹、生血亦不暢、木鬱不泄、木乃生火、火鬱不宣、火乃生風、內風與外風齊動、則內火與外火同焚、此風邪之所以易入、不可徒祛于外也、方用風火

兩消湯、白芍一兩、炒梔子三錢、柴胡二錢、天花粉二錢、甘草一錢、車前子二錢、丹皮五錢、水煎服、一劑輕、二劑全愈、此方治肝經之內火、內風也、然而外來風火、未常不可兼治、故兩治之、而奏功也、倘不用白芍爲君、單用柴胡梔子之類、雖風火亦能兩平、肝中氣血之虛未能驟補、風火散後、肝木仍燥、怒氣終不能解、何如多加白芍、既能補肝、又能瀉風火之得哉、

此症用却忿散亦妙
柴胡半夏甘草薄荷黃芩神麴各一錢、當歸茯苓各三錢、白芍四錢、炒梔子二錢、水煎服

人有晝夜誦讀不輒、眠思夢想、俱在功名、勞瘁不自知、饑餓不自覺、遂至感入風邪、咳嗽身熱、人以爲外感之症、誰知內傷于肺乎、夫誦讀傷氣、氣傷則肺虛、而腠理亦虛、邪卽隨虛、而入于肺、肺虛不能敵邪、呼腎子以相救、腎水亦正無多、力難上灌于肺、

而肺氣往來于肺腎之間、故咳嗽而不自安也。治法急補其肺氣可也。然肺爲邪所侮、補肺則邪更旺、而肺愈難安。必兼補胃土之氣、以生肺氣、則邪不能奪。然補胃而不佐、以散邪之品、則肺畏邪侵、未必能受胃氣之益。惟于胃中散邪、則邪畏土氣之旺、聽肺氣自生、而邪乃遁矣。方用助功湯、人參二錢、茯苓三錢、麥冬五錢、甘草一錢、桔梗一錢、半夏一錢、黃芩五分、水煎服。一劑輕、二劑又輕、三劑全愈。此方肺胃同治也。助胃中之氣、卽助肺中之氣、瀉肺中之火、卽瀉胃中之火、祛肺中之邪、卽祛胃中之邪。邪入肺中、未有不入陽明者也。肺中邪散、寧有遁入陽明者乎。

此症亦可用來復湯

人參茯苓白朮天花粉各三錢、遠志甘草各一錢、黃連三分、麥冬一兩、陳皮三分、蘇葉一錢五分、水煎服。

人有終日高談、連宵聚語、口乾舌渴、精神倦怠、因而感冒風寒、頭痛鼻塞、氣急作喘、人以爲風邪外感、誰知是氣血內傷乎。夫多言傷氣、而血生于氣、氣傷而血未有不傷者、况多言則津液盡耗、津液亦陰血之餘、氣屬肺、血屬肝、氣血兩傷、卽肺肝之兩傷也。往往邪入之、而最易、惟是邪旣乘肺肝之虛、深入于二經之中、使氣逆干下、而上不通、將何以治之、仍治其肺肝之虛、少佐散邪之藥、則得矣。方用兩治湯、白芍五錢、當歸三錢、麥冬五錢、人參一錢、甘草一錢、桔梗二錢、蘇葉八分、天花粉一錢、水煎服。此方入肝入肺、補氣補血、消痰消火、各各分治、二劑便可奏功、正不必多也。

此症用加減補中湯亦妙
生地人參茯苓各二錢、白朮當歸各五錢、甘草半夏各一錢、黃芩一兩、川芎一錢、柴胡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貪眠樂卧、終日徜徉枕席之上、遂至風邪襲之、身痛背疼、發熱惡風、人以爲風邪外感、誰知脾氣之內傷乎、夫脾主四肢、四肢倦怠、多欲睡眠、以脾氣之不能運動也、畧爲睡卧、亦足養脾氣之困、然過于睡卧、則脾氣不醒、轉足傷氣、已虛益虛、安得不招外風之入乎、專治其風、必至損傷脾氣、脾氣因虛而招風、祛風而重傷脾氣邪、且欺脾氣之虛、而不肯出、人不知用補脾之法、往往變證蜂起也、方用補中益氣湯、加味治之、人參三錢、黃芪五錢、白朮五錢、當歸二錢、陳皮五分、甘草一錢、升麻三分、柴胡一錢、半夏一錢、神麴一錢、水煎服、一劑輕、二劑又輕、三劑全愈、補中益氣湯、正益脾聖藥、况睡卧既久、脾氣下陷、正宜用之、以升提下陷之氣、加半夏神麴者、以久睡脾氣不醒者、飲食多致生痰、二味最善醒脾、故用之也、

此症用加味益氣湯亦妙
人參二錢、白朮五錢、甘草一錢、茯苓三錢、陳皮五分
半夏一錢、柴胡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終日呼盧、長夜鬪貞、筋痠背痛、足重腹饑、以至感冒風邪、遍身皆痛、身發寒熱、人以爲風邪外感、誰知血氣內傷乎、凡人日用尋常、原易損傷氣血、况呼盧鬪貞、勞其心神、損傷氣血、爲尤甚、無柰世人借此爲消閒適意之具、以致耗散氣血、邪已入身、猶然不悟、爲之醫者、復昧其內傷之因、惟治其外感之病、正氣益虧、邪氣愈旺、非變爲癆瘵之疴、必成爲怯弱之疾矣、故治法須大補氣血、少加以和解之品、則正氣足以祛邪、而邪自外遁也、方用十全大補湯、加減治之、人參三錢、黃芪五錢、川芎一錢、當歸三錢、茯苓三錢、甘草一錢、白朮三錢、陳皮五分、白芍三錢、熟地三錢、柴胡一錢、水煎服、一劑汗解、二劑熱退、連服數劑、全

愈此方乃氣血兼補之方、氣血不足、舍此原無第二之劑、原方有肉桂以補命門之火、但呼盧鬪貢之人、未免火有餘而水不足、故去肉桂易之柴胡、于補中和之、則邪尤易散也。

此症用兩治湯亦效
生地人參各三錢、白朮五錢、茯苓三錢、甘草半夏川芎、柴胡各一錢、黃芪一兩、當歸五錢、水煎服

人有爭強好鬪、或赤身不顧、或流血不知、以致風入皮膚、畏寒發熱、頭疼脇痛、人以爲風邪外感、誰知筋骨之內傷乎、夫筋屬肝、骨屬腎、肝血足而筋舒、腎水滿而骨健、是筋骨必得髓血之充也、世人之耗髓血者、無過泄精、人盡知之、鬪毆以耗髓血、人未盡知也、蓋鬪毆之時、必多動怒、怒起而肝葉開張、血多不藏、而血自耗、肝血既耗、必取給于腎水、腎水供肝木、火內焚、又易乾爍腎、且資肝血之不足、何能分潤于骨中之髓乎、血與髓兩無

○
有餘、筋安得舒、骨又安得健乎、人至筋骨兩無旺氣、風邪乘虛而侵、不能拒絕、治法宜急救其虛、方用四物湯、加味治之、熟地一兩、當歸五錢、川芎一錢、白芍五錢、柴胡一錢、牛膝三錢、金釤石斛二錢、丹皮二錢、白芥子一錢、水煎服、四物湯補血之藥、亦補髓之藥也、原因髓血虛而入邪、補髓血而邪自易出、故少加柴胡、和解風邪、隨手卽散、彼專治風邪、不補髓血者、尚昧于治內傷之法也。

此症用護骨散、效
牛膝丹皮各三錢、金釤石斛山萸各二錢、熟地白芍當歸各五錢、柴胡天花粉各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終日捕魚、身入水中、時而發熱、畏寒惡冷、人以爲風濕之外感也、誰知是肺氣之閉塞乎、夫肺本主氣、氣旺則周流一身、從皮毛外泄、雖有外邪之感、不能損傷、倘肺氣少虛、則氣有停住

○之虞矣。身入水中、遏抑皮毛、則虛氣難以舒轉、濕且中之、夫濕本外受、今從皮毛旁入、致使一身之氣、閉塞不通、此畏寒惡冷之所以起也。肺氣既虛、則皮毛不能外衛、水冷金寒、肺氣與濕邪相戰、則身熱生矣。此熱乃肺氣之虛、不能敵邪、而身熱也。治法補其肺氣爲主、兼帶利水之味、則正旺而邪自易散。方用利肺湯、紫蘇一錢、人參二錢、白朮三錢、茯苓五錢、甘草一錢、桔梗一錢、半夏一錢、神曲三分、附子一分、水煎服、一劑熱解、二劑寒冷俱不畏矣。三劑全愈。此方補肺氣之不足、不見利水、水自從膀胱而去、惟其內傷以致邪入、故不必治外感耳。

此症用宣閉湯亦效

黃芪茯苓各五錢、人參猪苓各三錢、澤瀉一錢、半夏

肉桂羌活各

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憂思不已、加之飲食失節、脾胃有傷、面色黎黑不澤、環唇尤

○甚、心中如飢、然見食則惡、氣短而促、人以爲內傷之病、誰知是陰陽之相逆乎。夫心肺居于上焦、行榮衛而光澤于外、腎肝居于下焦、養筋骨而強壯于內、脾胃居于中焦、運化精微、灌注四臟、是四臟之所仰望者、全在脾胃之氣也。倘脾胃一傷、則四臟無所取資、脾胃病而四臟俱病矣。若憂思不已、則脾胃之氣結、飲食不節、則脾胃之氣損、口者、脾氣出入之路、唇爲口之門戶、脾氣通于口、而華于唇、金水反侮土、故黑色著于唇、非陰陽相反而成逆乎、不惟陽明胃脉之衰、而面焦已也、是脾胃陰陽之氣、兩有所虧、烏可不急救其中州之土乎。方用和順湯升麻五分、防風三分、白芷三分、黃芪三錢、人參二錢、甘草三分、白芍三錢、白朮五錢、茯神三錢、炮薑五分、午前服、連服十劑、黑色盡除、再服十劑、諸病全愈。此方乃補中益氣之變方、升陽氣以散陰

氣之治法也、凡陽氣下陷于陰中、則用補中益氣之方升提陽氣、倘陰氣上浮于陽中、則用此方升散其陰氣、皆能奏功之甚速也。

此症用調逆湯亦效
人參茯苓白芍生地沙參各三錢、白朮五錢、甘草五分、蘇子神曲各一錢、荆芥二錢、水煎服

人有怔忡善忘、口淡舌燥、多汗四肢疲軟、發熱小便白而濁、脉虛大而數、人以爲內傷之病也、誰知是由思慮過度而成之者乎、夫君火者心火也、相火者膻中之火也、膻中主厥陰之經、性屬陰而主熱、古人以厥陽名之、以其火起之、不可遏也、越人云、憂愁思慮則傷心、心氣一傷、心血自耗、心血既耗、心氣遂不能自主、每欲寄其權于相火、而相火欺君火之弱、卽奪心之權、而恣肆矣、治法宜以水濟火、然見火勢之熾張、用寒涼以濟之、則心

○氣益虛、愈激動其焦焚之害矣、宜亟補其心氣之虛、大滋其腎水之涸、則心火寧靜、相火不安、而自安矣、方用坎離兩補湯、人參五錢、熟地一兩、菟絲子三錢、生地五錢、麥冬五錢、丹皮二錢、炒棗仁三錢、北五味子一錢、茯苓三錢、桑葉十四片、山藥五錢、白朮三錢、水煎服、連服數十劑而愈、此方心腎兩補、腎水上濟于心、水足而火無亢炎之禍、自然火息、而有滋潤之樂也、心中清淨、而外有轉輸、則心包何敢竊柄勢、必相合而得生也。

此症用鎮神湯亦效
人參炒棗仁茯苓山藥各五錢、遠志一錢、巴戟天三分、甘草五錢、黃連三分、水煎服

人有勞倦中暑、服香薷飲、反加虛火炎上、面赤身熱、六脉疾數無力、人以爲暑火之未消也、誰知是內傷于中氣乎、凡人中氣充足、則暑邪不能相犯、暑氣之侵、皆氣虛招之也、然則內虛發熱、

烏可不治虛、而治邪哉、况夏月伏陰在內、重寒相合、反激動虛火之升上、此陰盛隔陽之症也、治法宜補陽退陰、然而陰盛陽微之際、驟用陽藥、以入于衆陰之中、未必不扞格、而不相入、必熱因寒用、始能不違陰寒之性、以奏其助陽之功也、方用順陰湯、人參三錢、白术五錢、茯苓三錢、附子二錢、乾薑一錢、青蒿二錢、白扁豆三錢、水煎、探冰冷服之、必出微汗而愈、此方用薑附入于參术之中、未免大熱、與陰氣不相合、乃益之青蒿之寒散、投其所喜、且又熱藥冷服、使上熱得寒、不至相激、及到中焦、寒性除、而熱性發、不特不相格、及至相宜耳、

此症用參术二香湯亦效

人參三錢、香薷一錢、甘草一錢、砂仁一粒、神麴五分、白术二錢、陳皮五分

藿香五分、水煎服

人有形體素虛、忽感風邪、遍身淫淫、循行如虫、或從左脚腿起、漸

○次而上至頭、復不行于右脚、自覺身癢有聲、人以爲奇病也、誰知內傷、而氣不足乎、夫氣血自行、周流不息、何至生病、惟氣血止、而不行皮毛之間、卽有淫癢之病生矣、此氣血之衰也、氣血大衰、而皮毛焦、氣血少衰、而皮毛脫、氣血既衰、又少有微邪、身欲自汗、邪又留而不去、兩相爭鬪、拂抑皮膚之間、因而作癢、不啻如虫之行、非真有虫也、傷寒症中、汗多亡陽、亦有身如虫行之病、夫傷寒本是外感、然至于亡陽、則外感變爲內傷矣、今非傷寒、亦現虫行之象、非內傷而何、治法大補氣血、氣血行、而身癢自愈也、方用補中益氣湯、人參一兩、黃芪一兩、當歸五錢、白朮五錢、陳皮五分、甘草一錢、升麻五分、柴胡一錢、玄參三錢、桑葉二十片、水煎服、十劑全愈、補中益氣湯、原是大補氣血之神劑、多用參芪、尤爲補氣、氣旺而血自旺、更能流行也、方中加玄

參桑葉者、身癢多屬於火、能退浮遊之火也、桑葉善能止汗、汗多者發癢、止其汗而癢自止也。

此症用蚕蠅歸芪湯亦效
當歸黃芪各五錢、茯苓三錢、僵蚕半夏各一錢全蝎

一個陳皮五分、水煎服

人有色白神怯、秋間發熱頭痛、吐瀉食少、兩目喜閉、唉啞昏昧、不省人事、粥飲有碍、手常搘住陰囊、人以爲傷風重症也、誰知是勞倦傷脾之故乎、夫氣本陽和、身勞則陽和之氣變爲邪熱、不必有外風襲之、而身始熱也、諸陽皆會于頭、陽氣一虛、則清陽之氣不能上升、而邪熱遂乘之、薰蒸于頭而作痛、不必有外風犯之、頭始痛也、清氣不升、則濁氣不降、上下拂亂、安得不吐瀉哉、人身之脈皆屬於目、眼眶屬脾、脾氣既傷、目無所養、欲不閉而不可得也、脾之絡、連于舌本、散布于舌下、脾傷則舌之絡失

養、此言語之難也、咽喉雖通于肺、然脾虛則五臟皆虛、肺虛而咽喉難司出入、心之神明亦因之昏瞀矣、陰囊屬肝、脾虛則肝欲來侵、頻按其囊者、惟恐肝木之旺、土虧之極、反現風木之象也、治法大健其脾土、則風木之象自消矣、方用補中益氣湯、人參三錢、白朮五錢、黃芪五錢、當歸三錢、茯苓三錢、陳皮三分、甘草五分、柴胡一錢、升麻三分、製附子三分、水煎服、二劑輕、十劑全愈、病本內傷、用補中益氣湯、自中病情、方中加入附子者、蓋參芪歸术、非得附子、則其功不大、建功亦不甚神、况用止三分、亦無太熱之虞、轉有反正之速也。

此症用加減歸脾湯亦效
人參當歸茯苓白朮白芍各三錢、甘草半夏各五錢、川芎二錢、白豆蔻一粒、柴胡遠志棗仁各一錢、麥冬五錢、水煎服

人有日坐于圍爐烈火之邊、以致汗出不止、久則元氣大虛、口渴

引飲、一旦發熱、人亦以爲外感于風、誰知是肺金受火之傷乎、夫肺本屬金、最畏火氣、外火雖不比于內火、然肺氣受一火之煎逼、自然不得其養矣、况肺乃腎水之母、肺自難養、何以能生腎水、腎水不生、日索母乳、母病不能應、則子亦病矣、子母兩病、勢必至皮膚不充、風邪易入、不必從膀胱風府之穴、而後進也、然則治法何必治風、但補其肺氣、大滋其腎水、則肺金得養、內難藏邪風、從皮膚而入者、仍從皮膚而出矣、方用安肺散、麥冬五錢、桔梗二錢、生地三錢、白芍三錢、茯苓三錢、熟地三錢、山茱萸二錢、玄參五錢、貝母五分、水煎服、而身熱解、一劑全愈、此肺腎同治之法、安腎正所以安肺、倘不顧肺氣、一味祛邪、是因傷益傷矣、不變爲勞怯者幾希矣、

此症用蘇桔湯亦效
蘇葉桔梗甘草各一錢、生地三錢、沙參白芍各五錢
黃芩天花粉各二錢、當歸三錢、玄參一兩、水煎服

疝氣門

附奔豚

○人有感浸寒濕、睾丸作痛者、冷卽發痛、不可忍、此濕氣之入于腎經也、夫濕侵于腎、宜病在腰、何以腰不痛、而痛在睾丸乎、不知睾屬腎、腎氣不至睾丸、則外勢不能振興、蓋因腎得濕則寒、寒在腎、卽寒在睾丸、而氣結于腰腎之中、宜睾丸之不應矣、其睾丸作痛者、因疝氣之成、雖成于腎氣之寒、亦成于睾丸之濕也、當日泄精之後、人坐于寒濕之區、內外兩感、睾丸獨受之矣、治法溫其腎中之寒、消其睾丸之濕、病去如掃矣、方用救丸湯、肉桂二錢、白朮二兩、茯苓一兩、薏仁一兩、橘核一錢、水煎服、一劑二劑輕、三劑痛除、十劑全愈、不再發也、此症乃少陰腎經之病、

腎中寒極而腎氣不通、腎中濕重而腎氣更滯、去其寒濕而腎氣自行于睪丸之內、况肉桂橘核尤善入睪丸、自然手到功成也。

此症亦可用桂荔湯
白朮二兩、肉桂二錢、山藥一兩、小茴香二錢、荔枝核三個、敲碎水煎服

人有感浸濕熱亦睪丸作痛、遇熱即發、然痛不至甚、此熱氣之入于腎經也、夫腎最惡熱、腎中虛火自旺、尚有強陽不倒之虞、况邪火相侵、熱以濟熱、睪丸作痛、烏能免哉、但火性甚急、火痛宜不可久、何終年累月不愈、即或暫時無恙、遇熱復發者、何爲也、蓋因熱而又得濕耳、熱性急而濕性遲、濕熱交攻、熱欲散而濕留、濕欲潤而熱燥、睪丸之內、竟成陰陽乖異、求其不痛得乎、治法去其濕熱之氣、疝病自除矣、方用利丸湯、茯苓一兩、薏仁一

兩、沙參二兩、水煎服、一劑輕、二劑又輕、十劑斷根不再發也、此方以茯苓薏仁、分消其濕氣、以沙參化其腎中之熱、且沙參善能治疝、故兩用之而成功耳、

此症用沙參湯亦甚效
茯苓白朮沙參各一兩、甘草一錢、丹皮五錢、肉桂二分、水煎服

○人有睪丸作痛、氣上冲于肝、兩脇脹滿、按之益疼、人以爲陰寒在腹、誰知是厥陰之氣受寒也、蓋睪丸不獨通腎、而且通肝、陰器者、宗筋之聚也、筋屬肝、睪丸可升可降、其膜實聯絡于陰器之間、故肝病而筋亦病、筋病而睪丸亦病矣、睪丸之痛、上冲于肝者、正顯同氣者、其病亦同、乃肝氣之冲于睪丸耳、方用睪丸湯、白芍二兩、小茴香三錢、橘核一錢、柴胡一錢、沙參五錢、水煎服、一劑症少止、二劑痛大止、三劑兩脇之脹滿盡除、四劑全愈、此

方平肝氣而不冲于睪丸、得小茴香橘核沙參之類、散睪丸之邪、兩丸安奠、何至上下相連而痛哉。

此症用解疝湯亦神
肉桂二錢、白芍白朮各二兩、柴胡一錢、沙參五錢、水煎服

○人有膀胱閉癃、小水不利、睪丸牽痛、連于小腸、相掣而疼者皆云小腸之氣、誰知是膀胱之熱結耶、夫膀胱化者也、膀胱寒、則水不化、熱亦不化、水不化、而熱、結膀胱、水必分于經絡、水入睪丸、丸乃日大、往往有囊大如斗、而不能消者、是必分消其水矣、然但消其水、不解其熱、則膀胱之火、直趨睪丸、其疼更甚、方用散丸湯、茯苓一兩、野杜若根枝一兩、沙參一兩、水煎服、一劑痛除、二劑丸漸小、連服二劑、水泄如注、囊小如故矣、此方之奇、在杜若、非家園之杜若也、乃野田間所生、藍菊花是也、此物性

寒、而又善發汗、且能直入睪丸以散邪、故用以助茯苓沙參、既利其濕、又瀉其熱、所以建功特神、惟是此藥發汗、服此方後、即用當歸補血湯、數劑以補氣血、則自無太虛之患也、

此症用散癃湯亦佳
茯苓一兩、車前子三錢、肉桂二分、草薢二錢、甘草一錢、黃柏知母各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睪丸作痛、後變爲不痛不疼者、名曰木腎、乃寒極而氣不通也、此症初起、必感寒濕、因而行房、又感寒濕、則濕入于睪丸之中、寒結于睪丸之外、遂至不痛不疼、此種疝氣、非用桂附不能直入睪丸、以通其氣、然無散邪之藥、雖用桂附、止可興陽、而睪丸之邪、終久難散、且散邪之藥甚多、而能散睪丸之藥甚少、此世人所以治木腎之病、不能多効耳、方用化木湯、白朮二兩、附子一錢、肉桂一錢、杜若根一兩、柴胡一錢、水煎服、卽擁被而臥、

身必發汙、必至雙腎之外、汙出如雨而後止、一劑卽愈也、此方白术利腰臍之氣、杜若根發睾丸之邪、得附子肉桂通達內外、

柴胡解其肝中之濕、故一劑奏功如神耳、

此症用衛犀丹亦妙
附子甘草玄胡索柴胡各一錢、白术三兩、肉桂三錢、黃芪一兩、

水煎服

人有生狐疝者、日間則縮入、而痛、夜間則伸出而安、且能強陽善戰、此乃真正狐疝、若日縮夜伸、不能久戰者、仍假狐疝也、假狐疝、乃寒濕之症、用前救丸湯治之卽愈、至于真狐之疝、或于神道之旁行房、或于星月之下交感、乃祟憑之也、疝既不同、治亦宜異、大約狐疝淫氣未散、結于睾丸之內、狐最淫而善戰、每于夜間媚人、蓋狐屬陰也、日間縮入不可以戰、戰則疼痛欲死、此祟禁之也、凡祟亦屬陰、入夜則陰主令矣、人身之陽氣、入于陰

之中、陰與祟之陰相合、則同氣相得、祟不禁焉、反得遂其善戰之歡、及至精泄陽氣奔出、純陰無陽、又復作痛矣、治法似宜祛逐其祟、然祟之入也、必乘其虛、不補虛而逐祟、何能愈乎、方用逐狐湯、人參一兩、白术五錢、茯苓五錢、肉桂三分、橘核一錢、白微一錢、荆芥三錢、半夏二錢、甘草一錢、水煎服、連服四劑全愈、此方純助其陽、陽氣旺、則陰氣自消、狐疝不逐、自愈矣、或謂夜伸善戰、正陽火之旺也、助其陽氣、未必非增其妖氣也、何助陽而祟滅乎、蓋日間陽氣用事、祟乃遏抑其陽氣、而不敢出、至夜乃乘陰氣、借交合、而聚于陰器之間、乃陽旺之假象、非真旺也、吾助其陽氣、則陽氣勃發身中、晝夜皆是陽氣、祟亦何敢附之、况方中又益以舒鬱逐邪之味、消痰解祟之品、此陰不敵陽、祟棄之而去矣、非助陽而烏得奏功之神如此哉、

黃芪二兩、肉桂三分、甘草柴胡各一錢、貝母三錢、沙参一兩、水煎服二劑、即愈。

人有外感寒邪、如一裹之氣、從心而下、直至于陰囊之間、名曰奔豚、言其如豕之奔突、其勢甚急、不可止遏、痛不可忍、人爲外寒之症、誰知是心包命門二經之火衰乎、夫心包之火、與命門之火、一在心、一在腎、二火未常不相通也、人有此二火相通、則寒邪不能侵、二經火衰、寒邪得而中之矣、然寒氣入內、宜先犯心、何反下趨于腎囊乎、蓋腎氣虛寒、脾經又濕、寒與濕同氣相親、故逢濕則急趨而下、勢甚便也、此等之症、痰如風雨之來、乃一時暴病、非長年之久疾也、似疝而非疝耳、治法不可作疝治、補心腎之虛、溫命門、心包之火、去脾經之濕、不必治奔豚而自愈也、方用安胎丹治之人、參五錢、白朮五錢、肉桂一錢、山藥一兩、巴戟天五錢、蛇床子三錢、附子五分、茯苓三錢、遠志一錢、甘草緩緩急相濟、邪不難制、無有死闕之失也。

此症亦可用參苓桂朮湯

白朮二兩、肉桂二錢、人參五錢、半夏五分、茯苓二錢

水煎

服

人有小水甚勤、睪丸縮入、遇寒天更痛者、此膀胱之寒結也、夫膀胱之化水、命門之火化之也、似乎命門寒、而膀胱始寒、膀胱之寒結、獨非命門之寒結乎、孰知膀胱亦能自寒也、此症多成于人坐寒濕之地、寒氣襲入于膀胱、而不能散、雖有命門之火、亦不能化、蓋命門之火、止能化內濕、而不能化外濕耳、外濕既留于膀胱、勢必與命門之真火相戰、邪盛正衰、而痛作矣、治法必

○須直祛膀胱之寒濕、則睾丸舒展、痛亦自止。方用辟寒丹、肉桂三錢、茯苓五錢、白术五錢、甘草一錢、橘核三錢、荔枝核三個、搗碎、同水煎服。二服即少減、四服全愈。此方用肉桂爲君、既溫命門之火、復能祛膀胱之寒。白术茯苓又是利水之劑、橘核荔枝、更善定睾丸之痛、非肉桂相引不能直入、而散其寒結也。

此症用肉桂湯亦妙
白术二兩、肉桂一錢、水煎服

陰痿門

人有交感之時、忽然陰痿不舉、百計引之、終不能鼓勇而戰、人以爲命門火衰、誰知是心氣之不足乎。凡入房久戰不衰、乃相火充其力也。陰痿不舉、自是命門火衰、何謂是心氣不足、不知君火一動、相火翕然隨之、君火旺而相火又復不衰、故能久戰不泄、否則君火先衰、不能自主、相火卽聳憑于其旁、而心中無剛

○強之意、包絡亦何能自振乎。故治陰痿之病、必須上補心、而下補腎、心腎兩旺後、補命門之相火、始能起痿。方用起陰湯、人參五錢、白术一兩、巴戟天一兩、黃芪五錢、北五味子一錢、孰地一兩、肉桂一錢、遠志一錢、柏子仁一錢、山茱萸三錢、水煎服、連服四劑、而陽舉矣。再服四劑、而陽旺矣。再服四劑、必能久戰不敗。苟能長服、至三月、如另換一人、不啻重堅一番、骨再造一人身也。此方大補心腎之氣、不十分去溫命門之火、而火氣自旺、世人不識補心以生火、則心氣既衰、火旺則焚心矣、不識補腎以生火、則腎水既虧、而火旺則損腎矣、心焚而腎損、雖火旺、何益乎、及足以燒乾陰血、勢必陽旺陰消、而不可救耳。

此症用濟陽丸、亦妙
人參六兩、黃芪半斤、鹿茸一個、酒浸切片、又切作小塊、粉炒龜膏半斤、人胞一個、火焙麥冬四兩、北五味一兩、炒棗仁三兩、遠志二兩、巴戟天半斤、肉桂三兩

白术八兩、免絲子一斤半夏一兩、砂仁五錢、黃連八錢、神曲一兩、各爲末、蜜爲丸、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

服一月陽舉

矣、且能善戰

人有精薄精冷、雖亦能交接、然半塗而廢、或臨門卽泄、人以爲命門之火衰、誰知是脾胃之陽氣不旺乎、夫脾胃屬土、土生于火、脾胃之陽氣不旺、仍是命門之火衰、蓋命門之火、乃先天之火、脾胃之土、乃後天之土也、後天之土、本生于先天之火、先天之火、不旺、則後天之土不能生、然脾胃之土、雖屬後天、而其中未常無先天之氣、命門之火寒、則脾胃先天之氣、何能生哉、命門旣不能生脾胃先天之氣、而脾胃後天之氣、益加衰微、欲其氣旺、而能固精、厚而不薄、烏可得乎、治法必須補先天命門之火、更補後天脾胃之土、則土氣旣旺、火又不衰、庶几氣溫精厚乎、方用火土旣濟丹、人參一兩、白术一兩、山茱萸一兩、免絲子一

兩、山藥五錢、巴戟天一兩、肉桂一錢、水煎服、連服十劑、而精厚矣、再服十劑、而精溫矣、再服三月、水不再弱、是方健脾胃之土、仍是補命門之火、濕氣去而精純、寒氣去而精煖、寒濕旣除、陰氣消亡、而陽氣健旺、何至成怯弱之病哉、

此症用旺土丹、亦甚佳

人參六兩、白术黃芪各一斤、巴戟一斤、茯苓五兩、山黃肉半斤、免絲子八兩、肉豆蔻二兩、北五味一兩、肉桂三兩、破故紙四兩、杜仲八兩、山藥八兩、芡實八兩、神曲三兩、各爲末、蜜爲丸、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、服一月、陽事改觀、而精亦不薄冷矣、

人有年少之時、因事體未遂、抑鬱憂悶、遂至陽痿不振、舉而不剛、人以爲命門火衰、誰知是心火之閉塞乎、夫腎爲作強之官、技巧出焉、藏精與志者也、志意不遂、則陽氣不舒、陽氣者卽腎中之真火也、腎中真火、原奉令于心、心火動而腎火應之心火抑制而不開、則腎火雖旺、而不能應、有似于弱、而實非弱也、治法

不可助命門之火、如助命門之火、則火旺于下、而鬱勃之氣不能宣、必有陽旺陰消之禍、變生癰疽、而不可救、宜宣通其心中之抑鬱、使志意舒泄、陽氣開、而陰痿立起也、方用宣志湯、茯苓五錢、菖蒲一錢、甘草一錢、白朮三錢、生棗仁五錢、遠志一錢、柴胡一錢、當歸三錢、人參一錢、山藥五錢、巴戟三錢、水煎服、二劑而心志舒矣、再服二劑、而陽事舉矣、不必多劑也、蓋此病原因火閉而悶其氣、非因火寒而絕其燼也、故一升火、而陽痿立起矣。

此症用啓陽娛心湯甚佳
人參二兩、遠志四兩、茯神五兩、菖蒲一兩、甘草橘紅砂仁柴胡各一兩、免絲子、白朮各八兩、生棗仁當歸各四兩、白芍、山藥各六兩、神麃二兩、各爲末、蜜爲丸、
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錢、
服一月、陽不閉塞矣。

人有天分最薄、無風而寒、未秋而冷、遇嚴冬冰雪、雖披重裘、其身

不溫、一遇交感、數合之後、卽望門而流、此命門之火太微也、夫命門雖是先天之火氣、而後天功用、實可重培矣、第命門藏于腎中、乃無形之火也、有形之火、宜以火引火、無形之火、宜以水引火、以火引火、而火反不旺、以水引火、而火自難衰、此補命門之火、與補他火、實不同也、方用扶命生火丹、人參六兩、巴戟天一斤、山茱萸一斤、熟地二斤、附子二個、肉桂六兩、黃芪二斤、鹿茸二個、龍骨醋淬一兩、生棗仁三兩、白朮一斤、北五味四兩、肉蓯蓉八兩、杜仲六兩、各爲細末、蜜爲丸、每日早晚各用五錢、服三月、自然堅而且久、此方填精者、補水以補火也、何加入氣分之藥、不知氣旺、而精始生、使但補火、而不補氣、則無根之火、止能博日夕之歡、不能邀久長之樂、惟氣旺、則精更旺、精旺、則火既存、自能生生于不已、况氣乃無形之象、以無形之氣、補無

形之火則更爲相宜、所以精又易生、火亦易長耳。

此症用壯火丹亦甚佳

人參五兩巴戟天八兩、白朮炒熟地各一斤、山茱萸八兩、肉蓯蓉枸杞各八兩、附子一個、用甘草三錢煎汁泡過切片微炒熟、肉桂三兩破故紙炒、茯苓各四兩、北五味一兩、炒棗仁三兩、柏子仁二兩、山藥芡實各五兩、龍骨醋淬爲末一兩、各爲末、蜜爲丸服二月堅而

且久

人有中年之時、陽事不舉、雖婦女搃弄而如故、卽或振興、旋卽衰敗、此心包之火氣大衰也、夫心包之火相火也、心包火旺、力能代君行事、若心包火衰、心火雖動、如相臣臥病、氣息奄奄、欲其奮身勤王、其可得乎、且心包之火、與命門之火、正相通也、未有心包寒、而命門能獨熱者、所以心包之火微、有扶之而不起者、治法溫其心包不必溫其命門也、方用人參一兩、巴戟天一兩、肉桂三錢、炒棗仁五錢、遠志二錢、茯神一錢、良薑一錢、附子一

錢、柏子仁二錢、黃芪五錢、當歸三錢、兔絲子二錢、水煎服、連服十劑、興趣自生、服二十劑、陽旺不倒矣、此方名爲救相湯、專治心包虛寒之症、不止振舉其陽也、方中雖治心包、實皆統治心者、蓋補其心君、則君王富足、而相臣自強、相助爲理矣。

此症用輔相振陽丸亦佳

人參五兩、巴戟十兩、炒棗仁麥冬各五兩、免絲子十兩、遠志柏子仁肉桂各二兩、茯神枸杞各三兩、黃芪八兩、當歸仙茅各四兩、白朮六兩、人胞一個、陳皮五錢、陽起石火煅醋淬一兩、各爲末、蜜爲丸、每日早晚各服四錢、滾水下、三月陽事振發、

痰證門

人有腸胃之間、瀝瀝有聲、飲水更甚、吐痰如湧、人以爲痰飲之病、誰知是胃氣之虛乎、夫胃爲水穀之海、飲食無不入於胃中、遊溢精氣上輸脾胃、下輸膀胱、水精四布、五經並行、此胃氣之旺而然也、倘胃氣一虛、僅能消穀、不能消水、由是水入胃中、不存

於胃而下流於腸、故瀝瀝有聲也、其症初猶不覺、久之水之精華、變爲混濁、遂成痰飲、團聚于呼吸難到之處、而上湧矣、然則痰之來也、由于胃氣之虛、痰之成也、由于水氣之盛、治痰必先消水、消水必先健胃、但徒補胃土、而胃氣不能自旺、蓋胃氣之衰、由心包之氣弱也、補胃土必須補心包之火耳、方用散痰湯、白术三錢、茯苓五錢、肉桂五分、陳皮五分、半夏一錢、薏仁五錢、山藥五錢、人參一錢、水煎服、此方卽二陳湯之變也、二陳湯止助胃以消痰、未若此方、助心包以健胃、用肉桂者、不特助心包之火、且能引茯苓白术入于膀胱、以分消其水濕之氣、薏仁山藥、又能燥脾、以洩其下流之水、水瀉而痰涎無黨、不化痰而化精矣、豈尚有痰飲之不愈哉、
此症用運痰湯亦效

人參半夏各三錢、茯苓一兩、陳皮三分、益智仁五粒、

肉桂一錢
水煎服

人有水流脇下、咳唾引痛、吐痰甚多、不敢用力、人以爲懸飲之病、誰知是胃氣之怯乎、夫飲水宜入于腸、今入于脇、乃胃氣之逆也、第胃不怯、則胃之氣不逆、胃氣旺而水怯、胃氣怯而水旺、欲使水逆而歸于順、必使胃旺、而後可導其水勢之下行、提其胃氣之上升、自然怯者、不怯、逆者不逆也、方用弱痰湯、人參一錢、茯苓五錢、荆芥一錢、薏仁一兩、陳皮五錢、天花粉三錢、枳壳三分、白芥子二錢、水煎服、上能消膜膈之痰、下能逐腸胃之水、助氣則氣旺、而水降矣、倘徒用消痰之藥、不補其胃氣之虛、則氣降而水升、泛濫之禍不止矣、

此症用加味四君湯亦效
人參白芍各三錢、白术茯苓各五錢、陳皮五分、益智仁一錢、甘草三分、水煎服

人有痰涎、流溢于四肢、汗不出而身重、吐痰靡已、人以爲溢飲之病、誰知是胃氣之壅乎、夫天一生水、水流灌無處不到、一有痰蓄、則穢濁叢積、水道泛濫、而橫流旁溢矣、凡水必入胃、胃通而水何能積、惟胃土有壅滯、水不走膀胱、而順流乃由胃而外滲于四肢、四肢無泄水之路、必化汗而出、然水能化汗、由于胃氣之行也、今胃旣壅阻、胃氣不行、何能化汗、水又何從而出、身重者正水濕之徵也、四肢水濕不能出、自然上湧而吐痰矣、治法必順其性、因勢利導之、庶几泛濫之害可除、開胃土之壅、而膀胱小腸之水道自通、然土壅由于肝木之尅、宣肝氣之鬱、補胃氣之虛、胃壅可開矣、方用啓閉湯、白朮三錢、茯苓五錢、白芍三錢、柴胡五分、猪苓一錢、厚朴一錢、澤瀉一錢、半夏一錢、水煎服、連服四劑、而痰消、再服四劑、而身輕矣、此方卽四苓散之變也、加

入柴芍以舒肝、加入厚朴以行氣、加入半夏以消痰、自然氣行、而水亦行氣化而痰亦化矣

此症用白花飲亦佳
白朮五錢、薏仁茯苓各一兩、甘草五分、天花粉三錢、
柴胡一錢、枳壳五分、水煎服

人有咳逆、倚息短氣、其形如腫、吐痰不已、胸膈飽悶、人以爲支飲之症、誰知是胃氣之逆乎、夫胃爲水穀之海、宜順不宜逆、順則水化爲精、逆則水化爲痰、然逆有深淺之不同、逆淺而痰入于胸膈、逆深而痰入于膈、然而胃氣之逆、致痰飲上行、竟入于胸膈之間、則其逆亦甚、而逆何以至此也、胃爲腎之關、腎虛而氣冲于胃、則胃失其啓闔之權、關門不閉、反隨腎氣而上冲、腎挾胃中之痰、而入于肺、肺得水氣而侵、故現水腫之狀、咳逆倚息之病生、其症似乎氣之有餘、而實氣之不足、故短氣而不可以接

續也、治法轉胃氣之逆、而痰可降、補腎氣之虛、而胃可順矣、方用轉胃湯、山藥一兩、薏仁一兩、人參一兩、白朮五錢、牛膝三錢、附子一分、陳皮三分、蘇子二錢、麥冬一兩、白芥子三錢、水煎服、一劑胃氣平、二劑胃氣轉、三劑咳逆短氣之症除、四劑全愈、此方轉胃爲名、而實所以轉腎氣之逆也、腎逆而後胃逆、然則轉腎正所以轉胃也、此等之病、非此大劑、則胃之氣必不能通于腎之中、而腎之氣必不能歸于腎之內、倘日日治痰、則耗損胃氣、而腎氣益逆、何日是降痰之時哉、勢不至于死不已也。

此症用加味參苓桂湯亦佳
人參茯苓麥冬山藥各五錢、白朮一兩、破故紙一錢、

蘇子肉桂各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終日吐痰少用茶水、則心下堅築、短氣惡水、人以爲水在于心、誰知火鬱于心乎、夫心屬火、最惡者水也、若心氣不虛、水之

入胃、正足以養心、而水亦不敢直入、以犯之、惟心氣之虛、火先畏水、而水卽乘其畏、以相攻、火欲出、而不得出、自鬱于內、而氣不得宣、故築動而短氣、非氣之真短也、火旣與水相戰、則水正火之仇也、傷水惡水、又何疑乎、治法不可徒利平水也、利水必先消痰、而消痰必至損胃、胃氣損而心氣愈虛、水與痰終難去也、必須補心以生胃、散鬱以利水、則火氣旺、而水不能侵、自不至停于心下、而變爲濕痰也、方用勝水湯、茯苓一兩、車前子三錢、人參三錢、遠志一錢、甘草三分、菖蒲一錢、柴胡一錢、白朮一兩、陳皮五分、半夏一錢、水煎服、一劑輕、二劑又輕、四劑全愈、此方六君子之變也、補心散鬱、並而行之、心氣健、而火氣自通、火氣通、而胃之氣自旺、土旺自能制水、何畏于水之攻心哉、

此症用加減運痰湯亦効
人參三錢、茯苓一兩、益智仁一錢、菖蒲一錢、澤瀉五

錢肉桂五
分水煎服

人有口吐涎沫、渴欲飲水、然飲水又不能多、仍化爲痰而吐出、人以爲水之在肺也、誰知是肺氣之熱乎、夫肺主氣、行營衛、布津液、周流于一身、不可停住者也、惟水邪入之、塞其氣道、氣凝不通、液聚不達、遂變爲涎沫、而清肅之令失、肺乃生火、以自焚、故引外水以救內火、然內火終非外水可息、外水亦非內火易消、故不化精津、仍變爲痰涎、而上吐也、治法清肺金之熱、不取給于外水、則水不入肺、而涎沫可解、然肺金失清肅之令、不止水邪之故、蓋水邪之入肺、因心火之尅肺也、肺因火邪相侵、原思水以相濟、水乃乘其渴而入之、故欲解肺金之熱、必須清心火之炎、方用解炎湯、黃連五分、天花粉二錢、黃芩一錢、麥冬一兩、茯苓五錢、桔梗一錢、甘草三分、陳皮三分、神麯五分、水煎服、一

劑渴解、二劑痰消、不必三劑、此方清心肺之熱、而痰氣過升、亦人非所宜、加入茯苓、下行于膀胱、則火隨水走、其勢自順、既可消痰、又能降火、何至肺氣之壅塞乎、且此方雖消痰降火、不耗損肺金之氣、此痰之所以易消、火之所以易降也、

此症用息沸飲亦佳
麥冬二錢、款冬花一錢、茯神二錢、甘草一錢、桔梗一
錢、黃芩二錢、天花粉二
錢、竹葉三十片、水煎服

人有少氣身重、日吐清水清痰、人以爲水在脾也、誰知是脾氣之寒乎、夫脾爲濕土、所惡者水、喜者火也、火衰則水旺、水旺則火衰、必然之理也、蓋無火則土爲寒、土水不能燥、而且有凝凍之憂、卽有微火、僅可化水、而不能化津、但能變痰、而不能變液、且火既衰微、止可化上焦之水、不能解下焦之凍、此清痰清水、以上吐、而不下行也、濕流于四體、身安得不重乎、治法必須利

水清痰以燥脾土之氣、然而脾中無火、雖脾土之衰、由于腎火之弱也、不補腎中之火、則金下無薪、土如冰炭、安能大地陽回、變濕污之地、爲膏壤之區乎、故必須補腎火之旺、而土自燥、土燥而濕自除耳、方用燥土湯、白朮一兩、茯苓一兩、肉桂二錢、人參三錢、破故紙一錢、山藥五錢、芡實五錢、砂仁三粒、益智仁一錢、半夏二錢、水煎服、此方燥脾者居其七、燥腎者居其三、似乎仍重在補脾、而輕在補腎、不知脾喜燥、而腎惡燥、使燥腎之藥太多、則腎先受損、何以益脾乎、此用藥之妙于權衡也、

此症亦可用加減運痰湯
人參茯神各三錢、白朮五錢、肉桂一錢、白豆蔻一枚、

陳皮五分、神曲半夏

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痰氣流行、脇下支滿、發嘔而痛、輕聲吐痰、不敢重咯、此非水氣在肝、乃鬱氣在肝也、夫肝藏血、而不藏水、宜水之所不到、然

而肝氣鬱則血不藏矣、血不藏、而水乘隙而入肝、而肝終不藏水、水乃留伏于肝之外、而不散肝氣、本鬱以招水、又因水而愈鬱、肝氣之逆可知矣、脇下正肝之部位、肝氣已鬱、即無水邪相犯、尚有脹急之症、水停脇下、安得不支滿乎、發嘔而痛者、以火鬱未宣、得嚏則火欲出、而不得出、因弔動作痛也、治法必須達肝氣之鬱、少佐以消痰分水之藥、則隨手奏功矣、方用開痰飲、柴胡一錢、半夏一錢、甘草一錢、炒梔子一錢、陳皮一錢、薄荷一錢、枳壳三分、蒼朮二錢、茯苓五錢、水煎服、二劑肝氣之鬱舒、四肢滿之痛去、不必五劑、此方專解肝鬱、鬱舒火散、自不下剋脾胃之土、上引痰涎之閉矣、寧尚有水停脇下、以增痛滿者哉、

此症可用疏痰湯
白芍茯神各五錢、甘草神曲半夏各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水泛爲痰、涎如清水、入水卽化、人亦不知爲腎中之痰、豈知

○ 腎寒而精變爲痰乎、夫各經之痰皆外水入而化痰、惟腎中之痰乃內水所成、故心肝脾肺之痰可以用攻、而獨治腎中之痰必須用純補之藥、不可少間攻痰之味、蓋腎中之痰、乃純陰之水也、陰火非陽火不能攝、陽火者水中之火也、陰水泛而火微、陽水旺而火伏、大補其水中之火、不必降痰、而痰自降矣、方用八味地黃湯、熟地一兩、山藥伍錢、山茱萸五錢、澤瀉三錢、丹皮三錢、茯苓一兩、肉桂二錢、附子一錢、水煎服、一劑水泛爲痰者、立時卽消、天下治痰之捷効、未有勝于此方者也、然亦止可治腎寒而痰泛者、不可執此方以概治痰也、蓋痰非腎泛、則痰爲外邪、何可以治內痰者移而治外痰乎、惟真正是腎水上泛者、用此方實効應如響、然亦必須多用、茯苓與熟地之分兩相同、則腎水歸源、而上中下三焦之濕氣盡行消化、始無伏留之弊。

萬勿執定、仲景夫子原方謂茯苓不可多用、故又表而出之、

此症用復陰丹亦妙

熟地一兩、山茱萸五錢、茯苓一兩、山藥各一兩、肉桂一錢、

水煎

服

人有吐痰、純是白沫、咳嗽不已、日輕夜重、人以爲肺火之痰也、誰知腎熱而火沸爲痰乎、此等之痰、乃陰虛火動、大約成癆瘵者居多、卽古之所謂吐白血也、其痰一似涎涎、吐之不已、必色變如綠涕之色、卽癆瘵之已成、而不可救療者也、然而癆瘵而吐白沫、是腎絕之痰也、亦有未成癆瘵、與陰虛之火初動而卽成此痰、與癆瘵已成者、尚有分別、何可置之不救、世人一味治痰、絕不識治腎中之陰、不變成癆瘵、而不止夫火沸爲痰者、成于腎火之太旺、由于水衰之極也、腎可補、不可瀉、補腎水之衰、卽所以瀉腎火之旺、故用補陰之藥、以制陽、不可用瀉陽之品、以救

陰也、倘見其腎火之旺、而輕用黃柏知母、毋論火不可以驟息、痰不可以遽消、且擊動其火、以變爲癆瘵者比比也、治法但補水以逐痰、則痰消于烏有矣、方用定沸湯、熟地二兩、山茱萸一兩、麥冬一兩、北五味二錢、茯苓一兩、山藥一兩、玄參一兩、白芥子三錢、水煎服、連服二劑、火沸之痰、不知其何以去也、此方宜連服十劑、不可見二劑之效、便撤飲不服、蓋火沸之痰、實本於陰虛、而陰虛之火、非多服補陰之藥、則陰不能大長、火不能急散也、病者以此方、爲續命之湯、醫者以此方、爲奪命之劑、幸勿輕棄之也、

此症用歸脾湯亦大妙
熟地二兩、山萸肉玄參各一兩、天冬女貞子生地百
合各三錢、欽冬花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偶感風邪、鼻塞咳嗽、吐痰黃濁、人以爲痰塞胸膈也、法宜吐、

誰知風邪塞于肺經乎、夫邪在肺、古人亦有用吐而效者、以肺氣閉塞、謂吐中有發散之義也、然必大滿大實之症、始可用吐、如瓜蒂散、湧出其痰、是也、若鼻塞咳嗽、吐痰黃濁、非大滿大實可比、何必用吐法哉、且不宜吐而吐、必有損傷胃氣之憂、胃氣傷、而肺氣亦傷、肺胃兩傷、舊疾雖去、而新痰復生、一吐不已而再、再吐不已而三、必變爲不可治之症矣、故毋論虛人不可吐、卽實人亦不可輕吐、以吐後必須守戒五臟反覆、而氣未易復、一犯戒、而變症蜂起也、况肺邪閉塞之痰、亦易于表散、蓋肺氣閉塞于風邪、非閉塞于痰也、散其邪、而肺氣自通、肺氣通、而痰自化、王道原自平平、尚吐者霸道也、霸道可間用、不可常用、慎勿謂吐法神于表散、而盡用吐也、方用散痰湯、桔梗三錢、紫蘇二錢、黃芩一錢、麥冬五錢、半夏二錢、甘草一錢、陳皮一錢、茯苓

三錢水煎服、一劑鼻塞通、二劑咳嗽止、三劑痰濁化、四劑全愈。

此方名爲散痰，其實散肺之邪也。

此症用一紫湯亦效

紫蘇葉紫苑各一錢、天花粉三錢、水煎服

人有寒氣入胃，結成寒痰，日日嘔吐，人以爲寒痰在胃，誰知是胃氣之虛，而寒結爲痰乎？凡人胃氣旺，則水穀入而化精，原不生痰，惟胃氣虛，僅能消穀，不能消水，則水積而爲痰矣。然而胃虛者，火氣之衰也，火旺則土旺，火衰則土衰，土衰不能制水，故不變精，而變痰也。夫胃土自寒，尚且水變爲痰，况外寒又侵胃乎？内外之寒合，自然痰涎日多，下不能化，必至上湧而吐矣。祛寒其可緩乎？惟是祛胃土之寒，必須補心火之旺，火旺土堅，何痰不化哉？方用六君子湯加味治之：人參三錢、白朮五錢、茯苓三錢、陳皮一錢、甘草三分、半夏一錢、肉桂二錢，水煎服。六君子湯原是補脾胃之聖藥，胃病而治脾者，脾胃爲表裏，脾健而胃更健也。肉桂上補心火，而下尤補腎火也。心火旺而胃溫，腎火旺而脾熱，脾胃兩熱，寒痰有不立消者哉。

此症用加朱參芩附湯亦甚効

人參一錢、白朮三錢、茯苓三錢、附子二分、神麴一錢、

麥芽一錢、白朮三錢、水煎服

人有熱氣入胃，火鬱成痰，痰色黃穢，敗濁不堪，人以爲熱痰作祟，誰知是胃火之未消乎？夫胃本屬土，胃火之盛，由于胃土之衰也。胃土衰，而外熱犯之，似與胃相宜，何以反化爲痰乎？蓋胃土既虛，則水穀之入，不能生津以潤土，而土氣太乾，必索外水以相救，水多火勝，而不相化，胃土仰鬱而不伸，胃火亦搏結而不發，痰何能消，必變爲黃穢敗濁之色矣。然則治法，不必治痰，補

○ 胃氣之虛、少加散火抒鬱之味、則胃土復強消痰、更易方用疏土湯、白术二錢、茯苓五錢、乾葛五分、人參一錢、甘菊三分、陳皮五分、天花粉三錢、竹葉三十片、甘菊二錢、柴胡五分、水煎服、一劑胃鬱解、二劑胃火散、三劑胃痰消、四劑全愈、此方補胃重、而瀉火輕、以鬱火之痰、原未常大旺也、故補胃而火可散、散火而鬱自解、况方中原有葛根柴胡、以解其鬱乎、鬱開痰豁、必至之勢也、

此症亦可用玄石花粉散
石膏二錢、白术三錢、茯苓五錢、天花粉玄參三錢、水煎服

人有感雨露之濕、或墻垣土房之濕、以致濕變爲痰、成爲痰飲、肢節痠痛、背心作疼、臍下有悸、人以爲濕痰成病、誰知是脾氣之濕、濕以助濕乎、夫脾最惡濕、必得腎火以燥之、則汙泥之土、始

○ 成膏壤、水入脾中、散精而無留伏之害、惟腎火衰微、不能生脾土、而脾土愈濕、土濕自易成痰、又加天地之水氣、兩相感召、則濕以添濕、痰更添痰矣、治法補腎火以生土、補火之藥、仍于補脾之中用之、則火無亢炎之禍、土有健順之宜、方用五苓散治之、白术一兩、猪苓三錢、澤瀉二錢、茯苓一兩、肉桂二錢、半夏三錢、水煎服、一劑躋下之悸除、二劑肢節背心之疼痛止、三劑痰飲盡消、四劑全愈、五苓散乃利水之神劑也、肉桂溫命門之火、更能引濕痰化水、盡趨于膀胱而出、尚恐舊痰已化、而新痰又生、故加入半夏以消之、助苓术之醒脾、尤能奏健土之功也、土生火中、火旺土內、一方而火土兩安、脾胃兼補、此五苓散之功也、

此症用制涎湯亦效

茯苓薏仁白术山藥各五錢、肉桂一錢、半夏二錢、水

煎

人有陰虛枯槁、肺氣困乏、隘塞喉乾、咯痰動嗽、此肺氣之燥也。夫肺之燥必非一日、夏傷于熱、秋必病燥、肺屬金、而金最畏火、夏火炎炎、肺金不能敵火氣之剋耳、但金既畏火尅、即宜發燥、何待火退金旺之時、反現燥象、不知金畏火刑、而金尚出其肺中之液、猶可以敵火氣之炎、迨火令既過、金無所畏、不足之氣形焉、轉難濟肺氣之乏、勢必求外水以止渴、然而外水止可入胃、終不可以入肺、且肺氣既燥、肺難自顧、何能下生腎水、乃腎中取給、又不免則燥且益燥、咳嗽吐痰之症生矣、治法似宜補脾胃、以生肺金矣、然健脾助胃之藥、性多燥烈、以燥投燥、則肺中之津液、未能遽生、反足以添其火炎、必須於潤肺之中、而大補其腎水、腎水足、而肺金得養、子富而母自不貧也、且肺金之氣、

夜藏于腎、向因腎涸、力難迎肺金、以歸藏于腎之內、肺乃取給于腎、而腎之水不足以供肺之用、肺乃半途而返、不忍入于腎子之宮、腎見肺金之燥、出其涸竭之水以濟之、涸竭之水、水中又有火也、肺不敢受、于是不變津而變痰、此痰也、肺未常欲其上升、無如上焦火旺、肺液乾枯、不得不取資于痰、以暫救其隘燥、故略而升痰、迨痰既上升、而上焦之火、彼此相鬪、嗽又生矣、方用潤燥飲、麥冬一兩、熟地一兩、蘇子一錢、白芥子二錢、甘草一錢、桔梗三錢、天門冬三錢、山茱萸五錢、北五味五分、人參一錢、水煎服、二劑肺潤、四劑腎潤、十劑全愈、此方用二冬以潤肺、用熟地茱萸以補腎、肺腎相通、加入參五味、以益氣、氣旺而津液尤易生也、又恐過于補腎、而不上走益肺、故加升提之味、使益肺多于益腎、尚慮用參以助燥、更入蘇子甘草、使之調和于上

焦之間、同白芥子以消膜膈之痰、又不動火以增燥、亦何致有痰嗽之患哉。

此症亦可用潤稿湯治之

熟地麥冬歲蕤各一兩、甘草五分百合五錢、貝母一

錢水煎服

小兒痰氣壅阻、竅隧不開、手足逆冷、有如風症、人以爲慢脾風也。誰知是脾虛而痰盛乎、夫小兒以脾健爲主、脾土不旺、則所食之水穀盡變爲痰、痰氣既盛、則經絡之間無非痰結、竅隧閉塞、氣卽不能展舒矣、脾主四肢、手足者、脾之所屬也、脾氣既不能展舒、何能運動夫手足乎、此逆冷之所以成、而非外風之中也、風性甚動而且急、使真有風入、則疾風暴雨、勢不可當、安有迂緩舒徐者乎、無奈前人巧立名色、謂是慢驚之風、創造黃牛犀角、蛇蝎等藥以療之、遂至殺小兒如草菅、深可痛惜、使早用健脾

之劑、少佐之以祛痰之藥、則無兒不可活也、方用健土開涎散、人參五分、茯苓二錢、陳皮二分、薏仁二錢、乾薑二分、砂仁一粒、白术二錢、天花粉五分、水煎服、一劑風定、二劑痰消、三劑全愈、此方健土以消痰、與六君子湯不相上下、然六君子用半夏以消痰、未免有耗氣之失、不若此方專利脾中之濕、又能通氣溫中、更勝于六君子也、倘執此方概治小兒之痰、庶幾全活者衆矣。

此症用健運湯亦佳
人參一錢、茯苓三錢、甘草枳壳蘇葉半夏各三分、益智仁三粒、白荳蔻一粒、水煎服

人有老痰結成粘塊、凝滯喉之間、欲嚥不下、欲吐不能、人以爲氣不清、誰知是肝氣之甚鬱乎、此等之痰、必成黃穢之色、蓋留于膜膈之上也、老人虛人、最多此痰、非舒發肝木之氣、斷然難

○ 消然徒舒肝木之氣、不大補肝中之血、則脇間之燥不能除、膜膈之痰亦不能化、然而肝中之血、腎水之所滋也、補肝必須補腎、而兼消痰、方用潤燥破痰湯、白芍一兩、香附一錢、青黛五分、天花粉二錢、白芥子二錢、玄參五錢、茯苓三錢、山藥三錢、水煎服、一劑痰易吐、二劑痰易嚥矣、連服四劑、而痰塊開矣、再服四劑、而老痰盡消、此方肝腎兩治、肝氣宣、而肝血養、則肝火不搏聚于胸中、自然老痰不凝滯於腸內、惟是老痰最難速化、此方必須多用、但不可責其近功耳。

此症用寬膜湯亦效
白芍三錢 枳壳三分 甘草五分 神麌三錢 白芥子三錢 炒梔子一錢 白朮二錢 鐵鬱金一錢 水煎服

人有痰在膈上、大滿大實、氣塞不能伸、藥祛而不得下、人以爲邪在上也、誰知是邪在下乎、夫上病宜療下、何以古人用上治吐

法、而能愈乎、此亦一時權宜之法、非可常用之道、世人遵張子和之教、一見滿實之症、便用吐藥、誰知儘可不吐哉、凡見實滿之症、下之自愈、但下不同耳、下之者乃祛入胃中、非祛入腸中也、痰涎上壅于膈、原是胃氣之盛、而本于胃火之盛也、瀉胃火之有餘、自然現胃氣之不足、胃氣無滿實之象、膈中滿實、安能重滿重實耶、勢必痰氣頓消、盡落于胃中矣、何必湧痰上吐、損傷胃氣、使五臟之盡反覆哉、方用降痰舒膈湯、石膏三錢、天花粉三錢、厚朴一錢、枳壳一錢、半夏一錢、茯苓五錢、益智仁五分、水煎服、一劑滿實平、二劑滿實盡除、痰亦盡下、此方瀉胃火、而降痰、實有奇功、雖其性亦迅烈不平、然勝于吐法實多也、世人欲用吐法者、先用此方、不效後再用吐藥、有益于生命、無窮、幸勿哂醫學平庸、謂用藥之胆怯也、

此症亦可用伸膈湯治之

瓜萎三錢、半夏三錢、枳壳一錢、甘草一錢、水煎服

人有遍身俱長大小之塊、纍纍不一、人以爲痰塊也、誰知是氣之不行、而痰因結之、而不散乎、夫怪病多生于痰身中長塊、亦惱病之一也、然而痰生塊結必有其故、蓋痰之生、本于濕塊之結成于火、故無濕不能生痰、而無痰不能成塊、第痰之生也、雖生于濕塊之成也、雖成于火、苟氣旺而濕又何留、濕苟不留、火又何從而起、是消塊不必去火、惟在于消痰、亦不必全消夫痰、又在亟補其氣、蓋氣旺、則痰消、痰消則塊亦消也、方用二陳湯、加味治之、人參三錢、茯苓三錢、白朮五錢、陳皮二錢、半夏三錢、白芥子三錢、薑炒黃連五分、水煎服、十劑消半、十劑全消、此方本消痰之聖藥、亦消塊之神劑、塊成于痰、消痰卽所以消塊也、

此症亦可用礬石消壘散
澤瀉半夏各三錢、茯神白朮各五錢、薏仁一兩、附子

二分人參二錢、甘草五分、白朮一錢、黃連三分、水煎服、十劑自消

人有性喜食酸、因多食清梅、得痰飲之病、日間胸膈中、如刀之刺、至晚而胸膈痛止、膝慄大痛、人以爲胃中之寒、誰知痰飲隨氣升降、而作痛乎、夫痰在上宜吐、痰在中宜消、在下宜降、今痰飲在胸膈之間、是痰在上焦也、不可用消痰、降痰之法、必當用吐藥吐之、惟是吐痰必傷其氣、毋論大吐之後、使臟腑反覆、多傷胃氣、而多食酸味之人、則肝木必旺、而恣肆其橫逆之勢、以傷中州之土矣、土傷則胃氣更損、雖久積之痰頓失新長之痰安保、其不再聚乎、治法於吐中、而仍行其補胃平肝之法、使痰去而止、又不虧之爲得也、方用參蘆一兩、瓜蒂七枚、白芍一兩、白芥子一兩、竹瀝二合、水煎服、一劑必大吐、盡去其痰、其痛如失然後用二陳湯調理、不再痛、前方名爲倒痰湯、用參蘆以扶胃

土用白芍以平肝木、用白芥子竹瀝其入于瓜蒂之中、吐痰即用消痰之藥、使餘痰盡化、舊痰去而新痰不生、得治痰之益、又絕其傷氣之憂也。

此症用蔓蘇飲亦佳

瓜蒂三錢、甘草一錢、半夏三錢、蘇葉三錢、竹瀝一合、

陳皮一錢、

水煎服

人有偶食難化之物、忽然動驚、因而飲食減少、形體憔瘁、面色黃瘦、顛寒作熱、數載不愈、人以為勞瘵之症也、誰知痰聚其食、而不化乎、夫傷食之病、未有手按之而不痛者、况痰聚其食、其痛尤甚、何以經歲經年、而人未知也、且食至歲月之久、宜當消化、何久留在腹乎、不知食因驚而留于腹者、食存于兩脇之旁、外有助骨護之、手按痛處、不能及也、食因痰聚、痰既不消、食亦不化、故有留中數載、仍為舊物、人所未知也、兩脇之地、乃肝木之

位、痰食積于中、自生如瘧之症、發寒發熱、狀似勞瘵、以勞瘵治之、則驚氣不解、而痰食如故、病何能愈哉、治法開其驚、降其痰、食數載之病、一朝可去、方用釋驚湯治之、白芍一兩、當歸五錢、青木香三錢、大黃三錢、枳實一錢、白芥子三錢、茯苓三錢、枳壳一錢、甘草五分、麥芽一錢、山楂十粒、水煎服、一劑而痰食盡下、不必再劑、此方消痰降食、專走于兩脇之間、開其驚氣、故奏功如神耳。

此症用易消散、亦效

山楂三錢、麥芽三錢、白朮一兩、鱉甲一兩、茯苓三錢、

半夏三錢、附子

一片、水煎服

